
西山日記

序

史以該天道涉王事非學業與心術並茂者不足垂鑒誡於天下後世一言蔽之曰

嚴邪正之別而已下至稱官野乘之所見聞雜取當世人物以存一代之是非孟堅所謂芻蕘狂夫之義

亦有所擇焉此家璽
卿長孫公西山日記
所由作也璽卿為予
伯父行澎方在襁褓
不及親侍謦欬側聞

諸兄弟言公生平伉
直尙峭𣪠嘗齗齗不
可一世立神宗朝值
黨釁方起以一曹郎
抗疏言時政屢忤宰

相意寄王側目咸欲
中公危法凡三仕不
數踰月輙報罷惜哉
公之不竟其用也退
而在野念不忘君日

與顧涇陽高景逸魏廓園諸先生講學東林攻者益衆隨援筆作日記以寓意自洪武以迄萬曆朝野僉

棅簡而不糅嗚呼亦
足以見公之志矣嘗
攷司馬溫公亦有日
記王安石作日錄以
亂之一時尊堯手記

紛紛剖擊恨不請從
炎火以免流毒惟涑
水之書至今炳若日
星垂關乎世道人心
者其心術與學業更

何待辨而知之耶因慨公雖不竟大用獨扶綱植紀於邪說噂呶之際浩然正氣勃不可揜遏逆閹肆虐

高魏諸君子同罹黨
禍宗社頓遷倘天留
耆碩公不早逝與忠
貞遺老戮力勷克或
冀少扶末造乃追讀

國是隱憂一疏何不幸而使其言遽驗也是可悲矣則古今治亂進退興衰之故又曷可不鑒哉

旨

康熙己巳閏春中浣

宗姪彭拜手敬書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讐當黨議縱橫楚浙富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

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闊不僭以身為砥柱没後文集出黑白纖芥無所隱避世以比之史

鉞太之再莅閩孫蒸菴刻其鹵山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

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午非子非午皆從子午而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線皆自以為子午矣日記

固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自以為子午者而已矣妖鏡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

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賢弁冕而賤狐鼠然而妖鏡之弁冕狐鼠使軒轅鼓其橐籥按以弦望金煙玉水所

照未必不反是也畓倪某
黨奄而趍喬侍御往詢之
曰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
君子也公糾之何故倪曰

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眥
有一眥之小人我居言路
時莫不駡楊左為小人我
自料小人耳今局面一飜

莫不稱楊左為君子吾亦
以為君子矣以世情言之
此君實為名言嗚呼世情
之是非象没淩泥盡亦觀

先生之書以審其子午乎

旹

康熙己巳歲孟夏姚江季

家眷姪黃宗羲太冲氏

拜題

序

余聞之先師劉子蓋浙長興有正學名臣神廟季年清議名臣第一爲丁愼所先生云先生家長興之罨畫溪見劉子庚申吳興道中詩有百年看意氣都付畫溪汀此其註中語西山是愼所先生讀書處見劉子戊寅壽丁母吳夫人七十詩有罨畫廻溪鎖空院西山積雪瑩如練此其註中語庚申屬先生六十一戊寅則先生沒

後十三年也蓋劉子彖先生墓有云所著有西山日記及奏疏雜稿疏稿已鐫行西山日記意劉子嘗見之而今始刊布蓋先生自萬曆乙酉舉京闈明年成進士以來三十四始官中書舍人未幾丁內艱四十已亥而鐫於京察五十一補廣西按察經歷明年赴禮部主客司主事之召三閱月而病去五十八丁已而被劾至天啓中起刑部簡較尋晉尚寶司少卿病未行未幾

詔例新官計先生居官不一載而甲午正月在告人昔有時弊可寒心者三可浩嘆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之疏在主客有臚察處諸人罪狀并發其邪謀害正及條具剖貞心覈名實重大體平物情端學脈與再拔微誠以存公道之疏乙卯五十六家居而有訟羅織楚獄之人得優容是日無高皇六經亂天下之罪入試錄是日無孔子疏其所謂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

上眷未嘗不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乎劉子云先生孜孜切切儀溺當世有物於中必欲此之君父而後快甘言勁氣一皆諸君子爭視爲前矛黨論初起邪正之介僅針芒而抉之最早獨淸君子一脈于百口謠詠之日使世道賴以不墜則學焉而見道之真可知先生之言若是誰非即其行邪又先生之序辛亥京察記事也曰君子還之以君子

小人遷之以小人天下之至平也傳三太宰也日能劑量者而後可以太宰能劑太宰而後可以相二者衷於天下之公議而不我與故能使天下爲我用斯其雜文有關于當世如此乃先生嘗告交參議公日功名心淡只爲世道起見亦丈夫能事其中綮也日先儒不云乎要熟須從道裏過又言真正處在先立根本施於親友其喫緊在遇患不避見義必爲勿流入鄉愿窠

日至家居嘗詆講學者日益甚獨偕同志如期而集又嘗作程朱道命錄以見志先生之於學勤矣哉蓋先生弱冠即從顧端文先生授尚書旣與忠憲高先生兀峙東林浙君子之主張正學者先生稱首嘗序端文傳稿云由制藝而藏槀而劄記而大學通考而證性諸書如見先生之人又云先生潛心理學蔚爲儒宗至海內之士望而畏畏生疑疑生謗徐而即之久而習之

恂恂乎寒素也溫如冲 如冬日之日也可爲善言端文矣蓋登第後告歸又三年而遊兆衡許先生之門許先生以關目之先生長劉子十八歲劉子於癸卯二月執贄淸師事許先生昔年二十六先生已四十四劉子於座中見先生抵掌談天下事神釆逆露嘆服非當世士更六年辛亥先生寓書於劉子始定交次年先生與靜之劉先生道端文之賢欲往見而端文逝遂造

忠憲講居心窮理儒釋異同主敬之功蓋劉子於甲寅與先生書行見教歸逆性命一言良是亦願兄努力振豪傑而上之語丁巳湖上贈別有其歷冰霜指水寒句壬戌與先生書有禁中事猶可虞每與景逸憾額恐大禍只在目前不知吾黨他日之不負相許者幾入耳又云承手教淡服高識遠慮然長安言及丁長孺無不如每藥亦終付之漆室之謀而已先生與劉子交

詎若此先生三十以前唯師端文三十以後再師莊簡四十六以後師唯端文友則忠憲與劉子魏忠節朱文肅及同類數人自謫秘書還築廬溪上署曰心遠自開遺軸碩寬是處羲皇詩曰三尺短筇間白髮誰家鼓吹囀黃鸝往來不蹤梁溪德清間西山其巖居處也先生大者既見於疏草雜文餘則隨所見聞筆之若平園水東可齋復齋之有日記中間朝野之事俱備特

視曾氏之類説陶氏之輟耕錄何氏之餘冬錄
爲居要耳而劉子之日記則主記過與先生異
旨也劉子祭先生文曰天生吾黨上下千秋參
參幾人孰是兄也學古人之道抱當世之憂竟
不能一日試于滴宦四十年江湖憔悴徒留一
片肝膽于我二三友生而二三友生遘此愍凶
死於讒死于賊獨某倀倀如窮人之歸終索一
死以報知己而已忠憲祭先生曰公于世道可

謂鞠躬盡瘁部夫憤之鄉愿笑之至其浩浩正
氣所謂生與俱來死與俱往足以千古不敝並
與一昔爭區區之隆替蓋忠憲初以先生爲長
沙長孺劉子以先生爲今之羅文毅其鞠躬盡
瘁于世道與學而得道之真惟劉子與忠憲爲
能知之耳記中所載日主術而下細及家訓日
課以泊箴詞乃合之誌表不通款于要人不擬
小刪于冊側孔昔奪官方通尺素絕京貴書語

及神光熹授受之際幾欲借劒事親雖貴而勞不色忤母殁念之號慟父殁震裂哀悴人不忍聞見事繼祖母從父居湖滑相去三十里迎奉外走甘脆不絕事外祖母性嗃嗃先意迎之奉以終舅非所出渭陽之眷彌篤父之自出緣其意扶危恤瘁必盡力父側室無子矢栖舟爲請旌哀慈之痛白首不渝族叔被人貸息吞産出貲贖之高曾族屬內外昆弟子姓故人賓客仰

給衣食究失所者次第援之拯風波而桄帑掖
繦抱而室家起傷夷而衿帶立邑紳之嗣清名
臣之墓贖清惠之曾孫女擇儒生嫁之欽明經
于長安旅邸割地與胄爭塋地者以師言致當
事入劾牘翼戴戚屬于身後執友衆剔其孫愆
首難者同人被讒者介搏之曲爲之解議均徭
先白占役如編戸賊劫介致死并莅簿呼左右
廂寒木於巷召材士懸殊賞布伏飛耑當路擒

其魁而定謝造請拒葬夜或解其枉不令知交游無沾潤毀如素忠憲氣和身下之不齊自門出爲學者談古忠孝可俾忘倦選有志操者鼓舞之不絕以細謹經賞拔者脫穎去救解諸生覓其株蔓有敗檢者栴於門凡此於記中條件多可參同自非合長沙長孺文穀爲一人能若是哉世有見太僕完本者其能不嘆羨而稜之有忠文云

旨

康熙己巳歲孟夏後學重山埸頓首拜譔

西山日記目次

苕西丁元薦長孺甫著

卷上

英斷　相業　延攬　才畧

澄心　名將　循良　法吏

節烈　忠義　清修　直節

德量　器識　神識　正學

西山日記

考西丁元薦長孺甫著

卷下

古道　友義　義俠　格言
正論　清談　文學　師模
[illegible]　持範　孝友　篤行
方術　高隱　恬退　持正
賢媛　耆壽　家訓　日課
五筏

西山日記卷上

若西丁元薦長孺甫著

英斷

高祖甫定天下興學校尊崇孔子專習六經語孟取方嚴敦厚之士如米如菽如粟並爲子弟師練出一番人才革除之際至參戮五宗祈殺拔舌九族不回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忠義感激者素矣此道不講士氣不能轉移士風澆漓而民俗江河日下何可勝言聖門論士最次以硜硜者爲意旨淺已

國初獎勵循良不次擢用如金壇縣丞某以善政爲百姓

保留輒差行人賜杖獎諭褒賚有加升徙知縣某杖責鎮江府皂隸之橫肆者守訐奏知縣陞太守守降令隸遣戍三尺必行是非皎如白日凡邑令不公不法者里老會申明亭覆成發落此貪得罰官六計弊吏以廉爲冠之意貪墨安得不戢清咸克厭愛爲政之要道哉

世宗末年分宜自知必敗妄揣上意思擁戴夫景邸希定策功而不敢發先令陸武惠炳嘗之時裕邸有一中貴人不法炳令衛卒擒之先下緹騎獄而後以聞朝廷方震引燭閱其疏詐曰得無驚小主人乎陸炳好大膽炳俟吉于宮門外小黃門傳者踵接炳驚悸仆地數人掖之不能起

又明日嘔血死嗟乎此天威也張差之變士大夫敢爲黨援至欲抹殺此案寧止無將已哉

嘉靖中一督撫以首功提報朝廷予批曰這賊想已飽欲而去知道了此聖天子明見萬里其人踰落數月不敢視事

壬申秋併事北部議行鬼薪分定罪于日今蒙王恩貸矣利以永戍上或可收萬一也歲吉切責該部議將失律者斬主將反不坐是懲的律該司官姑不究逃者坐直擬遣來者竟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池者律斬參酌比同擬得夫帝王之威者也

相業

王恭襄瓊之撫寧滾陸司馬完之平劉六劉七胡襄懋之平倭皆有大功其人皆跅弛不羈能用陸者長沙也能用胡者分宜也以楊文忠公之才不能用恭襄反與之仇華亭公能用楊襄毅公博而众襄懋於獄人固有能有不能爾

羅旁之役新鄭身任之當事者有難色曰我安從出月胡少保征倭時借東西廣若干金兩省歲積解藏若干金皆有籍可按屈指不下數百萬何虞費也曰誰為主者曰得之矣惜其人負以二百萬金勞之事可立成蓋殷尚書正

茂也功成一一如燭照股所入私索止百萬所謂知人善任使者公其一也

新鄭投畀司馬兌於旅見立談爾識沈戎政思孝於選人蒸望而加之奪情一疏可以報公矣張少保孟男介士也假借二字公一言之質直辭九列浙歷司徒沒齒清操新鄭負其隻眼哉

俞大猷以分宜門下惡之下獄論死華亭百計營救不免初命陸武惠往解之門下揆猜曰若知有徐武英而不知有嚴父子何也武惠恐踈出華亭再屬董宗伯份宗伯直入門下茶嗶笑談謔若無心者忽問曰俞大猷已決乎曰

且恭奏宗伯柏棻門此賊黨中尚有數十萬金不知且何竊肖子謁跽曰何不爲言之宗伯曰姑令戴罪立功且盡其黨其首直寄之爾肖子快甚大獄幸減文貞惜才善用人多類此其調劑楊襄毅於上盛怒不測時心更苦額者不能辭也

沈歸德公鯉例大庫朝廷方靜攝中首宮門外上賜宴令大璫陳矩陪席語次及礦稅事公曰諸臣之阻礦稅爲地方老臣獨意在聖躬耳何公曰千金之家愛護其祖基來脈無所不至況三輔千里內外係長陵及京師王氣所鍾萬一受傷所關乎聖躬不小公顧左右小黃門往來如

窺吾上陰使左右覘之也矩復命時上因問沈閣下何言矩備述其語朝廷默然久之即索前後匭函諸疏中外欣然望德音因問閣老曰若席未煖便欲令上聽轉圜耶陰從中力構之而上意終不可回矣

王文恪鏊以大魁標幟藝林掌故家宗之爲泰山北斗於憲廟時以侍講學士經筵進講于天理人欲君子小人之互勝惓惓致詳中貴人李廣頗導上遊西苑左右諫不聽公爲講文王不敢田遊章上罷講謂廣曰講官所指殆若曹也好爲之正德初九卿伏闕上疏請誅中貴人瑾等公至左順門使它中人詰所由詰九卿相攝唯唯獨公以危

言維尚書韓文後事幾濟而變瑾等業不知也公遂大拜超少傅兼太子太保會救故尚書劉大夏右都御史一清罪請成廢后吳氏喪稍與瑾意忤而初議亦後露公自危堅請歸假令公當時默不出一語位亦不過宰相加保傅而已卽入閣而委蛇于瑾縮舌于洪洞華容京口諸大獄亦不過賜璽書給驛廩致仕久柄政如長沙必遂至今不自執與徜徉湖山之愉快哉大臣進退有數有命彼營營得失何爲者也公家居飲於一巨室見其玉罍光耀几席歸而與其子太常盤稱之太常曰勿急也已引至一審室羅列葵鼎卮匜皆舊玉以類陳列凡數櫝公失色良久至

今世業甲于金昌洞庭閭皆太常所積公不知也孫禹聲已並進士守承天得罪礦使勒致仕溫恭謙抑其舍人兒千指至有起家十餘萬者夜半列炬遊行市中卒遇主人主〻潛畫民家若爲市鬪者將人以爲善下

顧文襄公鼎臣時值肅皇帝府得承天以閣臣佐皇太子監國其攸公有內自禁城外而都城及巡歷大小有司庶務悉以付卿諸及公所榜闕門示云此係御道禁蹕出入之所不許閑雜人作踐大小溲溺者發兵馬司重責人皆稱曰每晨入各宮門嚴守者謹慎火燭上時或使人偵之倍委信遺表多惓惓武備及宗社大計疏稿見山城文四

均賦久而特祠其地

江陵輔幼主功在整飭紀綱借考成以攬各衙門之權決行萬里外朝下夕行是第一義其次則嚴生儒進取抜擢州吞公因卓督兩浙學政改居太常爲南司成青衿一時改觀漕艘春初即過淮免漂沒之患黜吏從職外必追贓閭罪歷年積逋按期給盡各省直盜賊竊發必重罪失事之人無令隱匿綜覈名實獎抜任怨任事之臣是其相業之較然者也所可尤者逐新鄭一事新鄭與江陵密謀袪馮保江陵即與保合謀袪新鄭夜半出片紙傳兩宮后懿旨又皇貴妃令旨又皇帝聖旨數其罪狀方楊宗梓宮在

內顧命手墨未乾無故逐此伎倆謂天下萬世何王文肅閣下平於張文毅之處江陵不知壬午癸未之事天爲新鄭啟先也新鄭與江陵同在裕邸同事成均最稱密友一旦挹其吭而攘其位捫心能不泚然

壬癸以後張文毅相逐馮保洗滌江陵時所用諸小人引用進言得罪諸臣時朝宁改觀十餘年積憤一朝而快真霹靂手也王國光行後嚴恭肅清宋莊敏纁陸莊簡光祖孫清簡鑨陳恭介有年蔡恭靖國珍相繼秉銓稍稍持國是於積靡沈斁之後風波震撼之中紹慎哲人令人扼腕時事云

江陵熟于典故讀會典百日而盡終身不復忘每出朝輒呼六垣入直者卒然問以某疏云何某事作何處分其人類亦左右顧不能發一語未幾外轉矣諸給事入直者細搜散各奏揭考核會典以備不時詰問江陵閒發一語時出平日意料外仰有條對惴惴重足十不吐一一時臺省往往受其箝束則其才勝也

楊文忠之誅江彬妙在平時不露聲色豹房之變實勞逆其於通州彬如孤豚腐鼠不得不陷其術中太史慎寄語公曰此際倒好擒江彬公大罵拳踢之曰小子何知彬已下綵騎獲矣

徐文貞誅嚴氏父子令其恐恥不齊勾踐之於夫差將甘心於嵩先以胄子爲嵩遣戍而後徐圖之世蕃之誅比部爰書歷敘其殺夏言沈鍊楊繼盛郭希顏諸大罪長安以爲快世蕃獨喜以爲上英主也其父子犯手處皆先探上旨陰中之者上讀獄辭必大怒吾必不死歸且有期矣文貞與所私謀之止以逃軍怨望爲辭盡削比曹諸牒夜半即於邸中呼曹郎更辭以進臨決世蕃尚在醉夢中也三公貞旋乾轉坤手哉雖然當大事者患在不誠誠矣機智膽略自相遇而來世之前郤於左右袒者數攢衍坐失機會非不能也不爲也狄梁公衣帶中訣辭大周受命萬物

維新皇曆猶臣反是實韓魏公云事不成不過族誅一片血誠千古共矜

包蒙泉先生爲廖鐘所訐下獄論死徐文貞竭力營救不得時有上所善方士陶仲文方貴幸文貞賄節先施拜而懇之仲文許諾蒙泉等免死戍邊後十年卒戍所

世廟初年有意仙籙革除死節諸臣夏桂洲陰阻之事遂寢即此可以知文愍大體矣

丘給事月林稱侃侃持正論當路多憚之擬外轉徐文貞獨留之曰丘長科爲諫官吾輩做有益孔明揮淚而斬馬謖汾陽與李光弼之釋相抱慟哭此英雄手段

神廟初內侍欲復鎮守江陵聞之曰海內方有事正要諸君共此艱但須三思馮保聞而中止

太師梁文康公儲賢東順德人立朝四十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於人不責報有庇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謗言至居之恬然生平輕財周恤志慕清修居豪友稱士大夫多有愧惟公無之至于止秦藩之封地不革巡遊之敕尤其大節梗梗者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從西楊已而卒斷于東楊始灼然可行而無疑勿秋必救文武大臣遇憲

臺省錄重獄白英國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卽決衆皆歎服

漢庶人謀反移檄誣請臣以奸邪亂政事上夜召楊士奇等入分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榮首勸朝廷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今陛下出其不意而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若或遲疑使彼爲計未可知也時上難之士奇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庭如此則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宜卷甲銜戈而往一鼓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者也楊榮言甚是上意遂決卽躬率六師征之

嘗在毅皇帝時梁文康公首占揆石齋楊公宅憂甫闋亟起之俾位上已上敬所蔣公方在庶僚則延譽宮府力援爲輔比南巡狩欲奉天子行實以行楊公不可蔣公亦爲不可且嘖有煩言公無少見于顏色亦未嘗輙語人也蔣公服公盛德不特同升之感而已又西安張御史璉者論列張毀人不能堪而公引恩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楊文敏才器恢博識慮深遠每承命省覽章奏從容人主前以數語安天下生民被其惠利者甚衆退與家人燕語未嘗一及朝事密謀主計公所獨知而他人不與知者尤多

楊士奇知陳司成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京將至先令子迎于道分贈黃封一壺併詩一首詩曰請詢陳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道途多跋涉塵土著髭鬚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

滿州以前有一相必用一番人另有一番作用其道未革是明而後其道消弭敘數十年人才消鑠于下陰不陽中而元氣亡此何以故朱文寧曰滿州以前其才氣學術各自成家各不相下在下遂相攻擊遂爲朋黨至朱紀敗遂開其氣承發而公論復伸海內士大夫之氣愈激而愈振滿州而後其才識相等無卓然自樹之志是以衣鉢相傳

守舊不變以爲苟安使作富貴相安無事非不爲異也其才氣不能爲異也士大夫相習爲鄉愿爲佞爲無賴亦非態發揚之氣消鑠無復餘而國運從之矣

延攬

楊文襄公最憐才一貫人釀金爲公壽乞言於一巨公說鄭山人虛舟書之山人曰此非所以壽相公也因自爲文以進公獨擊賞曰誰倩而得此曰某巨公文襄曰非也貫以實對公立命舍人見迎鄭生于逆旅投刺接一見握手如平生嘆乎公于一山人且爾況豪傑乎文皇之于馬周賓類此古君相延攬英俊未有不開青眼且肝膈者也

山陰徐生渭字文長穎負俊才而狂胡襄懋延至麾下文長與公約非能以諸生巾服庭見性善酒酒後不耐約束不時出入公門即早莫幸不爲禁公許之一日進白鹿表

諸名公鉅老具草者衆公採其尤上之朝廷甚甚賞自録彩幣如政府乃徐生所草也公方酣飲徐生戲先醉公度其有所請移於酒索其袖中有訟牒即手批除納其袖夜半酒醒諸居間者競向生詰前牒生大恨曰吾謀倒志之出其牒已批且印矣其人立償數百金爲生客舍從生故壓觀阿堵者也

陸兆簡以丁右武癸巳卯場弊稍稍委蛇政府爲意氣諸公切齒于中甫會越司成汝師詬詈不容口且曰吾嘗與平湖深談輒閉目意在茂苑耶中甫曰平湖公固自有作用不易測也頗公小忍之及晉少宰而北中甫送之江

上趙先生自悔曰老詩乃爲平湖所容即故曰北轉平湖方也嘗寓書政府曰翰林之有吳趙猶人之有肴目也相公亦有私意獨不顧大體耶僕向與深談頗半不復記憶平湖種種措行之未盡者絮絮申請僕無以應也吾甚愧此老矣

王文成有一門生姓者來執贄問曰若何以知我對曰父龍光命某來謁以爲不見先生幾虛此生矣光故一書椽起家驛丞者也文成奇其人召至左右委以心腹征田州時舟過府江忽岸上嘩然有聲乃一僧夜至舟文成旣然不動僧遂移一椅與先生相對坐先生亦不動良久顧

旁几有奕具遂與奕三局僧勝者一復求勝不已文成頤光索糜久之光持糜至自僧後澆其頂立仆處變之法不動是第一義用人之法無方此文成實際學問也

王憲副臬解臨清兵使任携響馬賊數十人歸抵金與臨別灑泣叩辭曰乃公在吾輩幸爲良民今失所天仍作賊矣公泣數行下好語慰遣之

史太僕際性揮霍喜交結於世廟時多以直節屏棄落魄林皋者公多方餽問至遺以童僕宮室授餐授衣久而不倦義聞蔚起起家數百萬雖平昔交游力一日遊姚江有貧生告賑公贈以三金問屬者躡接至公問門庠中幾何

人也曰入百公盡出篋中裝所借貸捐二千門百金送邑

博處分散之

橫簫有鄭姓者布衣起素封亦游揮霍册孝廉上公車例

以三金為贐偶一生以不得館穀淚潸從者亦以為孝廉

也誤贈之其人持金踵門而辭曰實以館穀來何敢冒長

者賜主人張樂留宴立贈三十金願以為館穀貲生踟躕

不敢當又三年取上第登要樞感鄭高義擕拔使者以下

輒以鄭托之使者表其閭吏起家數十萬子孫科第不絕

知予之為取者二公是也夫今守財者遠矣

辛卯蘇君西崶雨淅學試畢謁馮先生問之曰公論云何

曰冰鑑在上止遺一戴生瀫孤寒士也君禹曰此必爲郡守所拾核之果然亟召戴生生方館穀海上錯愕不知所出君禹賞其府卷更試二題即具青衿冠服鼓吹送之隷人叩曰貧生何所歸君禹躊躇曰非馮先生義謀生即送至馮許兩人相顧大笑戴生後歌鹿鳴

吳繼宗守吳郡祈飾布衣邢參字麗文視枝山門人也太守時時顧邢生深談竟日不去一日邢他出太守來不遇其妻語絮絮不休太守問左右曰媼何言對曰貧家以績紡爲業時爲貴人擾亂不能無怨尤耳太守下士邢夫婦抗節自守綽有古風　今五六十年此風不可復視矣

李康惠公爲刑部屬見素林公爲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寂寥豈吾不能抑巳抑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同官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各問所短於某請問公所長公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李曰承勛每得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亦在是乎林大歎服

才畧

張莊僖令蕪湖時初下車有失女者以告問其居曰江濱公躬按之指其樓曰此女卧室也公登樓徘徊者久之諸商舟輻輳其下曰諸賈往來有繫乎曰有又問曰商歸者必盡賤其貨方去乎曰然有一人貨未盡輒去公指曰此即盜女者也亟追之二百里外一少年藏舟郡陰下與女歘御一邑以為神

島倭寇浙直蘇郡避倭城中者日穊至郡公命闔各城門避寇者不得入男女哭聲震天二守任公環請於守令大開門守難之任厲聲曰有如不測罪在丞於是守以諸門

鑰悉委任乃於六門外各竪一大旗令曰從某邑某村入者赴此於各城闉酌其道里與某浮屠相近者又竪一幟曰避兵入者聚此於是諸男女所各隣戚向旗幟分投人道不譁擁全活無算奸細亦不得混入任公曉暢軍事親擐甲胄與倭戰數十合吳人至今尸祝之位止大參命也

陸莊簡初爲太宰嘗有煩言一蒞事浙江巡按蔡系周例轉副使河南參政張養蒙升太僕卿王士性李盛春相繼內轉丁此呂升海道故嘗以場事劾公者也公論翕然推服　壬辰外計戸科給事王遴劾以廣平推官閒住同鄉一御史以章丘令降一時臺省重足莊簡公貞霹靂

手也

胡太宰松開府豫章邵生芳迎至淮上問公曰聞華林瑪瑙賊勢甚張孔斷難以力攻公何以策之公屏左右問計生曰賊必中道覘公公宜先以一牌由孔道發豫章故遲其期至任所倍道抵浙生急為公借五千勁卒五萬金餉於胡制府星夜疾趨入賊境攻其巢穴賊方待公之來至也不為備聞公奄至倉卒出禦遂敗先報捷而後抵任亦一奇事

馬孟洞一龍上公車時宿一旅舍忝數也方就寢公忽大叫腹痛呼姜湯飲柴盆水浴不愈已作遺囑付蒼頭請主

人出交以二籠鷄鳴稍息臨別携主人手曰子能送我數里乎行至野班荆坐遂與結爲昆季耳語曰僕故無病因君夜來意甚不佳故相戲耳其人踊躍舉二籠曰足下壯士也敢以此贈幸自愛同行者訝之役公夜半當七首相劘不然飛騎跡之瞬倏去矣後公登第時造其家其人竟

殖業

馬岙河初第時假史尚寶五千金米鶴石至大江沙洲聚舂鍾而溝漁之闘以大堤荒坵盡成沃壤不數年償其所貸殁後數年子孫至今享其利也公雄才當是本計後梁溪陳符塘孝廉時亦貿瘠田闢爲腴產曰吾爲蕘廉計數

居閒漁獵細民者千里矣

武宗時王恭襄暨王文成於虔州有妙用江省有變朝發可以夕赴忠烈坐守省城文成竊笑曰可惜孫老先生不發作活計故事飾鍼重臣與親王倒有交際況虔撫與孫貴溪通文成有閩寧濠之志勢不得不與交懽遣門人黃元亨於寧王以伺其動靜大是苦心亦其妙用功成後乍交成以交通首鼠觀望並元亨亦欲殺之竟甚擬人面前與說不得夢也

徐東山先生凡思今何容多善政其家居廣收殺丘及荒山荞土日夕率家人相其地宜而耜鋤之數年後盡成沃

壤所入不共子孫東訪其意令山陰爲循良家居榜其堂曰食力堂守此可以治生養廉可以厚風俗可以約束子弟可以訓練藏穫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深有味也

倭躁武林裹懋委山陰尉巡徼關外尉急自討賊勢張安能以空拳抵餓虎之喙椎牛酒悉召城外居民市戶及新安之賈於貨㡿者皆其鄉人也醵金募土兵可數百人勞以酒食具爲約申令之衆酒酣乘輿揚兵出突遇倭直前薄其壘倭驚出不意小却我兵賈勇大奮倭各鳥鼠散此亦一奇也以致命故不必百全而成功若稍轉念立死矣

安吉莫垠溪先生瑻比部楊父也以貢歷官荆門鎮寧二

州守鎮寧有土官于馱據州治以叛公至寓浮屠土官有一姻親生也將來謁公公反復爲言禍福令致意叛者使自戕轉禍爲福亦未晚叛者心動公令生徐說之來謁土官斜利刃靴中且冠服庭謁如常儀公出不意命兩吏捉旅中匕首手擊之腦裂兩廡舍出勁卒二十人亦擒之公並於衙舍後密置一隊與老蒼頭約曰外有急即奔赴衛行卒赴擁亦如其言并其家屬械赴兵使者兵使者夜半得報且喜且驚叛者庾死獄中兩臺使竟隱公奇伐蓋初時不敢上土官叛狀也嗚呼令在今時師鉞矣

沈尭龍起家素封唐一庵先生訪之曰治生有術乎曰任

人得人有術乎曰多收童子雖然童子斗不得二先生如其言收十數人止一人有心計加意訓練之授以筦鑰夜開倉盜米先生適見之其人跪伏先生好語曰我不汝泄也顧汝改行爲善其人卒起家數萬金

世廟末島倭蹂兩浙波及吳與前丘一素封傾貲結里中少年駕輕舠出入蘆葦中召善弩者出不意射倭檄中立死適一日大霧公集諸弩手往來輕舟如飛倭以爲神兵大敗鳥獸散督撫賞其功召募諸挾弩者諸挾弩者止以射生爲業不諳行伍吳翁乘霧善用天故稍見其奇他不爾也此即孫德公從子

孔韶文鎮守高州時久苦賊城守者數年公大開門故遣瘦卒舁輿至賊巢好語慰諭之曰天子命太守來安若曹無他意殺食其中者數日夕坦懷响咻之展轉遍至他賊所賊感服即舁公歸公歸勞以布帛及新曆約曰太守願與若輩更始不城守而四境安堵賊盡化爲良民游行城市無所畏忌其梗不服者討擒其酋首毀其巢以功遷按察副使鎮其地轉與右僉使晉右副都御史撫貴州清平有苗柯刺者以黠悍善鬥其子脅力可搏百夫父子雄長諸洞蠻二十餘年傷殺官兵亾如之何公刺得其所厚善清平指揮授之策而誘縛之所謂以賊攻賊也日前黔蜀

交訌得如孔公者坐鎮其地賊不足平矣

正德時大盜劉六劉七等剽掠山東河南以至畿甸中原震動馬中錫以書生不能軍逮下獄陸公完奮然請討長沙公即委以討賊之任許便宜行事追賊至大江狼山悉殲其衆公爲諸生時以權略倜儻自負節制萬里立功朝廷遂長中臺晉太宰然以復寧王護衛論死減戍方公討賊至蘇蘇郡以爲非所屬也曰公蘇人不屑行長跽請公提四十萬兵于閶門外坐聲如雷湖水鼎沸太守不覺膝之屈也故郡諸生以公名議知三學不下千人齊入謁公預爲籌算一切椅席茶盒之類區畫悉當從容延坐不失

尺寸蘇諸生善譚又以柔杼故多厚望倉卒中咄嗟而辦
無以難也公師至常熟結寨虞山之麓衣冠危坐其上良
半晌使人刦之公去已久矣其機變不測多類此公起諸
生為大帥所至有功非空談韜畧者也近世如王聊城之
清操石東明之節操行陸完何敢彷萬一然石以本兵攻
東事于以浙中丞為權奸所阨假令善用之則樞筦銓衡
必大有發舒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當事之過也
世廟末年胡襄懋誘汪直徐海諸倭二百人來降每酋下
侍一鳥銃帶引一線香入轅門北向匍伏庭下時受降者
襄懋與趙文華按使者共諸兵使左右侍人人惴慄襄懋

褰臂下階摸汪酋頂大言曰我在而不建封侯之業非夫也呼素所豢飲之玉斝引滿而勞之酒二酋疑其毒也不受襄懋曰世豈有酖人羊叔子哉立飲而盡再勞二酋始叩首謝諸倭以次受賞出是時譚襄毅在事出而語人曰吾不覺中情之入吾掌也吾以此心折胡公矣尋安置諸酋于海濱沈氏莊計殲焉

侯黃門廷佩寧夏人也語余云曾襄愍銑昔在鎮戰艦鼓吹入套敵悉遁去深入數百里營帳虛無人小兒啼[illegible][illegible]之云曾太師且至啼即止富平孫太宰時爲大中丞見一御史語及曾流涕不止蓋襄愍實有功於邊陲也

世宗末年倭寇淩江南北朝廷命李襄敏遂巡撫淮揚報至襄敏呼其子材曰此分宜欲殺我也稍遲我且爲翁司馬矣七日即抵任胄子世蕃評曰無以難此老也一戰大捷即以倭首級獻俘下兵部勘之襄敏曰不爾當且以誣罔坐我矣卒陞南兵部尚書

咏梁溪志行少年館于吳太宰鵬太宰自負兵法爲志行言總漕時河南師尚詔反忽南下太宰輕騎至徐州城闔撫標出二金修之指五十金募壯士二十人擇其中狡黠者數人與火器約二更時去城東西一里許各擧一大砲五里外再擧一砲夜半城内擧一砲十里外速擧數砲發

振遠遁賊虜大兵至倉卒南走太宰先檄河南北岸不許
渡一舟違者斬賊計無復之遂敗今行撫中無其人矣
丁亥春雲間諸生以鬨甯郡守至閶門激變兵使者以反
鬨得兵誅首亂者意亦不自安乎爲公語之故公正色曰
果爾老夫當爲戎首送之門語諸偏裨曰功成列位仰總
戎矣使者色阻一城遂安
梅克生以御史監寧夏軍將督戰一賊挺大斧自女墻躍
下乃許潮也相去咫尺克生了無怖色故前迎數武好語
之曰若來降耶賊仰長跪諸衙卒亦至卒成功陝中丞總
制宜大

魏確菴先生討寧夏賊城降矣以讒下緹騎獄時李肅敏爲御史大夫會孫富平于演象所富平聞李寧遠且至急撫身起肅敏笑止之曰特借公爲重耳不煩商榷也寧遠至肅敏曰確菴生死在足下父子寧遠急遽以頭叩地仰天恕辨甚曰肅敏曰吾固不爾疑也指各衙門揭白地積至案幾尺許曰如彼呶呶何明日寧遠投大鐺用義泣懇曰魏公脫有不測梁父子死矣尋得俞旨魏竟放歸所謂各衙門揭者亟覆一二耳肅敏才略與富平迥別

穆廟時江陵越次大拜平湖與有力焉奪情後知天下公論側目江陵稍稍示崖異一日以少司空謁江陵於待漏

院六卿見者多立語平湖故索坐坐良久深談江陵曰與
繩自顧學進乎曰然江陵色變曰何以知進曰常見已過
益江陵方怒王司寇用汲不已幾至廷杖之平湖故以此
諷江陵意亦解徐曰兒輩去此幾何曰里許門幸咫尺可
制乂也平湖曰尚恨不遠耳江陵怒門與繩故欲分宜我
耶平湖曰世之側目於公者何啻如分宜人若不自知耳
尋被白簡謝病歸

江陵時杖御史劉臺先呼金吾大帥曰近來廷杖者該衙
門費放若仍前必參究矣金吾唯唯出時戶部郎思敬
多方為劉解無計夜半叩金吾門金吾以桑梓誼倉皇出

見訝問故曰君何來曰從首揆所且致濟語于君早歸之言不用矣詰旦劉幸不死杖下余吾復命江陵述周員外云云江陵默然周轉請告去此所謂仁術也官至少司徒

王文成擒宸濠將獻俘尋又奉旨縱之鄱陽湖候親與決戰諸倖幸欲借此邀功也文成由間道執濠先驅過玉山抵杭以濠交太監張永出諸倖幸與濠交通諸手書對永焚之解兵柄養病九華間調劑左右永力居多

江彬提邊兵至南昌意叵測人情洶洶文成有計安之邊兵撤其公令地方居民凡遇邊兵必與揖讓敘賓主禮歲暮伏臘及元旦清明諸令節人人焚香祭掃以動諸軍鄉

心見者多墮淚彬倣南兵弱心易之公賞勞選兵時命彬按籍呼名令我兵與選兵角我兵輒勝彬大駭又以公書生也必不能射公三射三中選兵大呼曰神箭也彬膽落逆謀遂止不知與北軍角者兵皆選不必人人爾彬騃豎子久墮公術中矣角技而心不動故能命中此皆自學力中得來

諸佞幸旣不得志于文成時時托中旨召之將甘心焉張永私止文成勿來計不行又譖曰王守仁且反矣試召之必不來永急使人促文成令倍道至未幾文成果至矣上乃安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而身名俱泰者有人乎繆

公之側也

彬夜半索城門鎖鑰時參贊機務者喬白巖公宇也持不予曰明晨面朝廷相付彬亦無如之何

楊文襄之誅劉瑾始在即用其黨張永公所以中永者遂計大兵將至其鄉瑾必陷永迫入傳旨授寶而後許獻俘永間道以輕騎直入豹房即以寘鐇之檄作瑾罪案不煩片詞先奏於太后得旨而後乃力擁武宗親詣次縛瑾即北獄成瑾磔矣幾在呼吸

宋中丞犖其文武才器清強峭深惡墨吏大猾如仇前後所操切貪墨以下多望風解印綬去其撫閩浙悉掃一切

應酬蚤夜中約束通海內地當是時顯要諸貴人多家於海其處者與在朝者謀破敗公所爲至革巡撫爲巡視稍削其權公聞之益怒數上章廷辨侵及執政執政勿善也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撫島寇六百人移鎮定海屢破賊餘皇又大破賊於溫盤南麂諸洋凡數上捷僅一拜賞而最後悉平佛郎機黑白番舸擒其酋并餘衆四百有傳其爲變者公傳令悉誅之言官遂劾公妄殺時公以移疾得予告而削職聽勘之命下矣公居恆歎貧無賄賂負氣不忍詬不任獄縱天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而二粵之人必死我我死自決之不以授人也乃草生

誌慷慨飲鴆以卒自公得罪後其官亦罷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者數年海寇大作東南爲魚爛者二十餘年而後定議者以爲不罪公海當無寇而一二士大夫猶嘗然罪寇自朱紈始嗟乎今之通海者十倍于昔矣浙以西造海船市絲枲之利于諸島子母大約數倍踏利者走死如鶩島上人至斧人舟並收之及今三十餘年借以爲奥日鄉導韓舟熟路其所蹂踐魚肉當百倍于昔頫安所得朱公者而委之即有朱公亦必不用即用亦必以文法掣其左右手余故誌此以爲左券

沈江村譜以南工部改刑部員外郎中守紹興遷湖廣副

使方佐張中丞兵破果苗寨以功狀聞而追論紹興守擺盤米中丞純嚴頗禁而公奉行之甚力中丞坐累不旦死而公不免矣家居著述極多吳江水利考大有功三吳余惜不及見之

陳錢塘三十外始歌鹿鳴教授里中諸弟子歲得修金至一二百金蓋督課嚴聞風者麕集故也凡十六年而始登第所得修儀即買山田及窪產價自五錢至二兩止人哄之曰吾力不能多也未幾窪者堤高者有水可灌歲倍入至今稱腴產人問之故曰吾凡事認真故事半而功倍也遇公事諸公輒舉此語之令其力業目今而後吾可以不

行取矣惟勤惟儉可以養廉有味哉

有小吏寅緣中者歸言庚申六月十二日巡按御史川巡至其處地方爲苗子所辱奪其損刼其行李去其衣冠棄髮半沙中撫按不以聞不知何故至舊職方被察者亦以黔功起官者不知所割功者安在也張中丞鶴鳴大創苗變十二歲以上者悉斬苗人欲乘其歸刼而殺之一日中丞維十數丞令中山他道去故建大帥旗鼓盛儀從走故道苗人不知也刺亦與中虛無人諸行李皆苗其苗人喪氣而散尚有古智將之風

徐御史玄初令吳江饒才畧機變多山人民有數其事訟

之當道者當道下其牒丁令令思殺之無名縱之不武盛怒捕其人至大笑曰鼠子敢激乃公怒耶乃公故不怒也叱之去立引燭焚牒然所焚者非原牒也一時稱能吏其術亦譎矣

仇鸞挾逆爲亟險令養子通逆驕恣悖逆時上寵不疑已佩大將軍印自處等諸侯王衆側目適疽發背不能軍文貞密請于上前收其大將軍印尋亦鸞盛時分宜借以殺貴溪文貞亦收鸞卵而采之鸞敗分宜欲借以傾文貞尋知收印事乃詘

陸武惠炳以權術機變得幸于上文武兩途大小側目凡

上所譴怒下緹騎獄或予杖病構奇方製良藥陰救之百方左右批鱗之士多所全活謚之曰忠不虚也先後緹帥俱出其下

黄觀等表初令長與飽將界陳倪不驚邑有挾邪術倡亂者曰馬道但松春為師　時思其有然從之貴官醫胥借各有差數日聞衆至數千公夜引數卒躬造其地立擒松以待馬道道夫諸黨烏獸散明日公引松至道衢杖殺之當道初驚駭議遣兵剿其地公報曰罪首斃矣餘可不問一方賴以全活時患倭警長與故無城公張宗孝諸日作無米炊未幾城至今利賴

徐文貞命其子璠督萬壽宮之役其勤令人私覘之曰公子作何裝束曰衣冠如常儀公怒命易以衩衲金錢勞諸役惰者輙與杖百日而工成焉上大喜晉太常少卿遂奪分宜之寵故事工役縮于中貴人借此乾沒諸工食不欲速就千夫不得三百人之用太常非挾華亭之勢亦不能行法于將作也

陳師愍嘗奉命典軍儲過目輙識其面且記姓名弗忘有再至者故笞之叱令其夫役戍罷請罪公上其事於太祖嘉之賜金織衣一襲

周文襄善記憶有奸民以事經公斷理後復訴公公曰汝

於某時某處語已決之何爲復言邪吏於糧稅有所擬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存留若干以稽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爲神

倪文毅留心世務經史之餘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歷官從政每大廷集議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民重計多公我定公又長於奏議一篇千言春容暢達考古道今會文切理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理算如棊畧不經意

今南京某衛當有兩姓家爭田多未決部發公理之甲以其地介與己壯則甚爲其家故產公日[illegible]張

詹事一時服其明鑒

曹文忠鼐爲人疏通俊爽初就官不樂願得祭酒一職改泰和典史時中使旁午置郵無虛日公處之裕如延禮名儒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及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後議大事多決于鼐明敏之才頗相類焉

嘉靖初花馬池有警鎮巡遞請兵策應時朝廷命九卿會議皆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獨王晉溪時爲太宰所疏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區畫防守頗嚴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剽掠彼處自足守禦不久當自退若遣京

軍遠涉遐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儻至彼而寇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爲不發兵便然本兵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敵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峯與晉溪相遇於朝堂羅峯舉手賀晉溪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於報捷本上票旨賞晉溪四表裏銀二十兩

英廟北狩日景皇即位于肅愍公入見泣曰賊不道邀留我皇輿既得志必將長驅深入宜爲計急召募義勇起集民夫更替漕運官軍以備操調令工部分局督造戰具京師九門爲最要宜用分兵以守而徙城外居民入城通州

倉糧數百萬不可棄以資敵宜令在官悉詣關支隨其多寡官籍其數以准月糧誠兩便大同宣府經剽掠者請出守臣訓練士卒挑濬墩塹凡關隘墩臺各令有備軍旅之事臣請任其責朝廷嘉納施行焉

宸濠反朝士裝偽持兩端陰卜成敗爲從違王晋溪公獨奮曰豎子烏鳳聚刻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命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師趙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胡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秦金率湖兵

由荊瑞李克嗣鎮鎮江許延光鎮浙　叢胤鎮儀真逃賊
衝命諫李淮兵趨南都已而守仁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
梁儲諸人曰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浚必成此
此不誤獨晉溪一人
丁丑八月聞武皇帝單騎趨邊朝士凜凜門遠則漢高帝
之平成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王晉溪乃馳奏
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
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勅命大帥一人開關河間近保
京師遠控齊豫又于大名武定權署兵備副使二人鎮壓
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

爲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遊逾年無警京師至于遊服安堵如常公籌畫鎮定之功也

初宸濠報至南京內外府部大臣計無所出都人洶洶藉公守辯侹留守從容籌畫若平時客至則談笑飲奕自若京師恃以爲安

疏公九疇撫關中難介威望愈振初六卿使外支移不得徑下核索司以故假窦不受約束公首奏下之

正統年間尚廷敕一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爲右軍遊將既受敕兵部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

選主事鄭厚至衆皆訝其請教乎本之誤欲罪之惟東陽先生徐曰鄭主事係何出身對曰生員與會試東陽曰然則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教書既云右府即合予右府帶俸何誤之辯衆釋然時謂得體

萬曆戊申東南大浸予諷廿中丞請蠲際帑藏虛竭請蠲之疏首達者報可後即留中時蘇松已先拜疏浙後開恐不逮衆情皇皇從父連叔謂予曰事急矣不鄙由徑中貴孫主織會城最得上眷所奏輒速如神武林某者入其幕畫因之遂如其策何餘果得俞旨全浙豁減免追呼敲剝之慘者從父之謀也

誅心

長沙於逆瑾時以委蛇見疑顧其家無餘貲莫起夫人輒具紙筆索書以爲常公頗厭之夫人曰相公斬數行何以爲午餉具耶更知其初念不爲富貴也

達觀和尚入京時慈寧賞賚甚厚乃不染一文以此雖剃羅詖達然士終不甚怒也

分宜盛時門下倖幸造元輔坊於臬司前時僉事顧公某華亭人也執不可按察乃朝廷法司相公欲豎坊寧患無隙地耶胄子欲以考功法中之分宜尋敗日游內視吾家不知爲何等物不若當劇僉憲猶存體面今之宰者有似哉

竟作放膽文分宜尚畏公議者也

荆川先生平居冬不爐夏不扇敝衣冠終日夕端坐盛夏對客體不汗嚴居數十年四方之志甚銳過自磨鍊以成功名一出而兵敗名損吾不能解也

王司馬積有勘亂才事未及吶然若不任者及之則諾然中節既至而叩之又若不任者三佐籓而以戰功得金幣賞然不肯爲人言兵事其補陝西也俟缺踰歲至責衣裝爲饑炊費乃上書乞休吏部爲愧而後補之仕宦四十餘年僅具中人產

徐文貞作相時以諸子託馮南江御史孫毅齋宗伯有不

法那人輒具手本于二公二公而責諸公子或杖其綱紀

呂君需文貞督學時門生也作相時延爲座賓毋相見輒

正色直指徐孺云云公亦强顔謝之前楚若心如此其子

猶或不法況今日乎

劉忠宣公大夏凡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行疑未行者不

以公移頒行臨局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

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

楊石齋久入閣漫無建白人易之值武皇南巡倖臣竊柄

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之擬謫下日久不貸良

意已而當武宗崩于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

番討稱之始服公之才量

名將

胡襄愍鎮浙時一日宴茅少宰郴州亭至湧金門內麻陽兵爭與請月糧公好言慰之已復譟呼者三公若弗知也者止宴賓主歡洽時譟卒候道左候終席乃請之漏下五六十刻席未散諸卒弗能待也競逃大明晨公開轅門忽呼麻陽兵入數其罪斬隊長一人懸首於街餘罪赦宴客將公已蚤入有肖公者代公周旋旁觀者勿覺也即此機變有古名將風

襄愍雅才譚襄敏綸將譚與曹公邦輔各備兵浙直襄愍有有兵欲委譚令兩兵使各具議襄愍故為曹而叱譚曰

腐儒安知大計賊聞遂易譚譚卒以奇兵勝襄愍善使酒酒中嘻笑怒駡皆兵機也

世廟末倭據興化俞大猷攻之久不下胡襄愍命參將戚繼光提兵三千赴援繼光入闕請于中丞曰幸借一營安諸軍遠來疲倦不能戰也當作持久計中丞許之繼光夜率軍銜枚疾走人持一稧煤及土硃各一囊明夕抵興化城下三千卒各塗面攀堞而上倭偵知兵不時至各大醉我兵即擒其孖孖諸卒儿覺錯愕不知所出互相殺且盡我兵開門繼光具大將旗鼓砲而入城中倭往南門迎門大開亟走海濱伏兵邀擊之倭殲盡賊所掠子女玉帛悉

入繼光蒙先軍需大猷忿甚使繼光專其功蓋戚以謀勝
俞力戰無益也
項廷堅兵使語余云百年來能按古兵法治軍政者曾襄
愍督師進限者止十刻一戶曹郎一別駕立斬以徇或讓
公曰不已甚乎曰此三軍司命也未幾緹騎來逮公候蘇
門者三日不敢入公聞乃就縛焉上猶怒諸校稽遲杖之
百餘一杖云公去鎮後積鏹羽數千萬習猴子於馬上按
矢幾數萬矣公無罪身死爲天下笑惜也
趙中丞浚谷解節後豪宕不羈時混迹劍客中以自見奇
己酉寄語本兵曰賊將大舉入寇矣幸蚤爲備丁司馬汝

燮大笑曰老禿翁技癢不自持耶安得此不祥之言明年遂有庚戌之難司馬僇西市

胡少保時得一白猿將獻之朝廷令人百計馴之教以跪起稱觴之節不用命謀之豢狙者曰是不難呼老狙十數共習之一狙不用命輒拔劍斬其首猿股栗左右無不如意噫乎此得孫武子兵法者也

徐元玉有貞余論敘後以將星在吳頗自負一見韓襄毅歎曰天象乃爲此人也吾不振矣

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役功亦不甚費有羨餘銀二千

餘兩二指揮持以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費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何足問卽以賞汝後邊警卽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歿於敵

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時將領聞賊已覺恐進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間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王威寧搗■時值大風兵咸前却有一卒曰此天贊我也出入令人不可測威寧下馬拜之卒成功征淮西之以雪

夜也敗儂智高之以元宵也所謂動於九天潛於九地如
鬼神之不可測識也

衙役

李中丞守吳興擒二巨豪一郡快之諸生中小不如法一切陰事無不洞悉有緝輙發未嘗苛求也一日坐堂皇有一隸獨前侍公呼曰若有弟亦歸安隸耶其人皇急曰若隸耳何以乘教唆且兄弟同業何也其人不能隱叩頭請死公曰汝能盡發諸教唆於郡中者吾且貸汝死即命片紙書某某諸生名分捕之立致庭下各書供詞實於各鄉邑者以次捕至輕重予杖再犯必無赦郡望其結狀數年間狐鼠絕蹤事簡刑清公所寄耳目即去任後莫知爲誰先鄉紳入郡城爲某某居間某惡少主之某從臾公必預知

未至賓館其事始末已洞悉矣其鄉紳子弟能文章者識某不肖父兄不善教公不時召至面試之公待諸縉紳不惡而嚴令行如流水得其要領也

嚴溪亭先生初令分宜止攜一僕一敝簏寢後堂即衙齋不居也治國如家愛民如子數十年後張菲僖公過其邑邑人知為先生鄉人也牽帷問曰嚴外婆無恙否因乘世久矣聞者大慟罷市三日嚴先生真道學不爾諸良也

臧克山公守雲間海上多巨盜竊莫可誰何當事者欲移兵勦之公力持不可曰如玉石何擒一二渠帥以獻一方賴以全活今尸祝其地

安吉錢譜漢以貢令永豐　世廟方開礦吉下部矣漢泣請于按使者使者推案起曰若何官敢抗天子命耶竟退衙令永豐長跽不起使者知之夜半夜開門讓曰此吾輩所不能亦且不敢令何不自量漢因執如前語使者下階曰汝尚爲地方請命吾獨無人心乎即令漢草疏上事竟寢漢即玉川父也玉川爲貢漢上簿令安定五世單傳今有五孫三在庠天道也

鄧朴野烟初令上海再令常熟三令長興正戊子大浸後百姓流離催科之檄日迫公乾然不動曰吾何處下鼓朴即罰俸不顧也謝絕一應交際蔬食自奉惜進一魚人以

爲奇楚人多剽悍公獨寬靜持重通籍十四年癸巳選戶部郎王洪陽中丞亦不甚知之至歷任時竟不及開俸顧涇陽先生爲選郎始破恒格至戊申大祲百姓有思之者輒流數行下曰當年非鄧使君吾輩不知死從何所不及更見今日矣

丁未有望氣者云明年吳興有大水予告梁溪陳志行公當早爲備荒計梁溪公即留心積貯至明年果大水已備粟萬餘斛蓋公實心任事勿論其一片血誠眞可泣鬼神即其精神貫注晝夜不倦少年不及也力請于當道借藩司運司各若干金各州邑設處若干金勸富民各出貲赴江

楚給以衙門印信牌票令巨室各自為救荒計數月四方之米十數萬集城下本地米價頓減初水發時奸民洶洶結黨成羣爲搶奪計公立擒之發各州縣杖殺于市以明法亂者戢衆地方安堵公立法任人作粥檄分食饑民躬自查覈周悉詳盡饑者賴以不死勸富室各以所糴之米如江楚價分賑人亦樂從又設法弭盜責成于武弁盡信地分守一失事罰治不輕有功者重賞其餘小偷鞫其尤者係于獄日給升米養之里老每朔望呈首各里偷兒如前法至有年方縱之夫各村落得安枕德清有聚衆搶米者四人各分米門十分以強搶論死案報兩院限衆不重

懲則效尤者紛起若以門斗米論必則太刻姑立案浮係獄俟年豐再議三院俱報可公之操縱寬猛多如此類戊子之水不及半月戊申大浸自夏至冬戊子米價至一兩八錢戊申止九錢所全活無算而巨室積米者大失望于是怨讟起矣　故事預備倉斗級僉者傾家太守下令一盤穀立費二十餘金有老友張姓者嘗爲其至親撥相助往左右之及公下令所費不下二金其家大喜過望特爲予道其詳　徐守爾子丹黨至親也僉白糧解以賠蕩其貲賠累二十年熊墳石父母監追官鬻其樓五間於姻家張姓者印劵甚明張所欲吞其臥房捏包頭告府梁溪公

乃重懲包頭徐論徒予告梁溪曰公以賄論仰杖殺爵且亦賕若包頭自擬乃其正身也梁溪更審張亦無辭行縣勘房來謁予私于熊父母曰徐生覓自矣其罪若何熊曰徒已申守道無及汗埋予述其語于梁溪蹙然曰太守直可認錯安可令徐無罪而徒竟申自免之公之虛公不吝改過如此

有父某有恆令遂安毛尚賢一公以黃門例籍者二十六下是不入公府四子各田十七畝皆先世產也其長者先卒有門孫以貧鬻田僅餘五畝歷冬臘殺有父母喪其諸孫文蔡俱未俟及尚賢計將至亟請下學使者廉其狀子

右父母生平無所假借獨委曲此舉千古高義哉又何必諱其名也

法吏

豫章黃公僩守潤方嚴精核歸安令施愛少年不理邑事午衙後輒與諸僚佐飲吏行博堂上一日方博有衙其府手奔博具大匣覘之乃郡公也急趨之守坐堂皇召令庭責之上其狀於臺使者卒褫職或以甲科請寬假公不顧也各邑令凜凜郡中始知有太守

陸司馬穩按察豫章時劾一墨吏遣千夫長以鐵鎖鎖之在世廟時法紀尚嚴今司道反畏令矣

范晞陽公淶以南昌守升驛傳副使有一御史一新進士借傳符橫行諸驛公獄曰豫章孔道也漸不可長疏劾之

御史以下各鐫秩將李肅敏爲御史大夫

臧荛山先生繼芳守松江時華亭當國公其門生也有一舍人見謁郡門加責不稍假太常見亦不敢認也　公清慎勤篤恂恂若處子畜青衿來謁者盛暑必公服見訟牒稍涉私瀆行學戒飭一時敬而畏之

梁溪陳志行公初令確山邑有以妻通姦謀殺夫論磔者下確山獄獄情取證于小僕才甚十二三童子也陳公疑其冤置僕才衙舍以好語探之十數日僕才忽露一語云殺某者非某也陳公急于獄中呼其奸夫曰汝有生意矣其人亦曰昨有一人同係獄日稱殺某者實某吾備

如之罔即其姓名曰若何以謝我曰吾家止有一驢願以此爲贄陳公蹤其驢果然而鞫之蓋被殺者乃諸子貿爲族中報仇借一人殺某某家仍報其仇故被殺小僕才之言一一不爽其婦乃得白上官立出其罪婦祗曰小婦之冤白矣夫哲存猶可緩乎上官嘆歎久之地方呼雁山曰陳青天求禱中余其不得行取亦以此故蓋某令以叉其攀仇之也

陸十明吳富室也晚而家落托迹書畫家僞作點綴其背縣紋巨躬十明有所案于蘇蘇遂券背併十明妻子投獻于吳　吳故中丞鄉大人姪朶也官鴻臚遂將丙閣牌

商穡數十人突入士明家縛之床褥間其妻女逃奔赴水幾死匿小舟以免吳問士明妻女安在曰不知所之藉其貲無多殺其故產曰已屬他人事久不可復問矣吳繫士明吳縣獄明妻旅寓中公子孝廉亦似不直吳弟戒勿入府一入府不能爲若計矣又遡之李漸卿漸卿曰非府無能救若者時守乃黃梅石楚陽公也明妻哭赴府吳以四十餘人闌之鄰門不知其所以入太府直語之曰若親族有人乎曰伯子士仁青衿也在門外呼入問狀檄吳縣解士明吳令卽鬨吏部　也鬨報月餘尚未去任太府親書牘尾曰仰縣將犯赴府聽審縣官不得枉殺平民并逮

該吏今年吏請罪公好語之曰君入日殆給司獨不能行法于一家家乎責其吏令請曰是吏代令責耶公曰令且令吏任吏何罪爲偕責之時吳縣有丞陳喬通北人頗負氣公以進吳委之丞即頭曰吳擯僧府一丞何足以抗之公故激以危辭丞慨然任其事請補役自隨公笑曰不然吾以孤老四十人付君丞即解冠步往使飢抱相府中公子出見之丞流且膚聲色曰罪人不得丞必辱于太府丞義不受辱請伏劍於中公子度不能解請緩一日稍殺太府之怒然後出見丞日請一面吳君然後可與出丞推其衣襟相糾中公子遂扎郡丞以下致意太府於是率吳中

見送弁士仁下獄親贊閶戌視吳官輸鬼新上之識救漁按李諱沐故嘗疏論吳江陵孔抗直聲者也擒殺府意吉讀府檄大罵曰守何能爲人吾且持檄不下太守責吳曰憲檄不下汝安得生出獄中丞無可奈何令如府獄而故甚其辭曰殺戮者罪止戌乎太府亦不顧時婁東公怒甚中丞謀之一鄉搢紳及銓部君遂借一形借錢糧事劾太府太守宋公縣以知太守者謀之功司曰吾如守安得妄汚蔑之始令致仕王功司教持不可曰公細玩中丞自簡乎所云錢糧尚在縣不在府也守何從染指宜請勘於是遣御史出士徐往勘出御閣吳下諸士大夫有指天者有指

忘者甘故與中丞同里郎以公爲後進中丞不肯薦江仍委陳御史薦之吉州以直聲于是公論大白守劾罰作而則吏部謂外任矣時嚴使者韓　故左祖中丞三學諸士各幕于使者謂太守試士使者怒曰吾以同鄉故寬石守若等曉曉何爲者諸生抗聲曰太守且大斷組者至矣諸生守于諸蔵屬中公議而韮走諸司譁于撫臺之門必得公府中士議乃已亡何偉入復命御史大夫李庸敏以其失薦紹興二守張佐治左遷延闕計一時稱快時陸莊簡爲家宰議調石嘉興不得缺改守紹興治行如蘇竟遜色以其晚年乃授節鉞而李中丞卒以此被劾歸終身不復

授陳廿兩御史相繼開府獨王考功以公正倘稍早世那
得晶

陳恭愍政尚簡易獨於贓吏不貸然受賄有金者要辭但
刻六七錢或同之公曰汚人惜才如惜命若貴賤厚彼些
而發通人則法撓而難除矣

節烈　周守太

楊忠愍公將就刑北部郎王遴痛哭執手與訣公談笑自若鼓琴數闋無異平時北部門第有一女訂歸郎君來娶夫人貸帝公曰此是作兒事第不敢與聞矣夜半起衣如歸曰賦二絕有正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之句

胡襄懋功成後與鬱成宴於京日席間有獻汪直首者衆未敢信時汪愛妾翠翹供奉酒次諦視曰真汪首也公問曰何以故曰直自負伏罪當以誘致此當不妄一席稱快酒罷翠翹慟哭起汪火嘆乎朝廷養士數百年疆場內外盡如翠翹時事當不至今日矣

荊川先生鎮淮揚時兵收疾革且瞑矣霍然起索一牌手書曰哉流民饑有司宜加意作糜分賑弗以本院物故草率了事投筆而逝

倭至高郵一老青衿負七十老母避寇龍王廟中伏老母神座下身其衣冠手持一搶伺門內寸戶隙觀動靜倭適來窺戶生一搶直刺倭伏地更乘勢刺殺之因倭倭出不意驚那大兵繼至遂勝時敬菴山先生爲巡河使者遂以酒幣勞生大書曰保障江南第一功近日澁陽之收諸生父子七人手格賊二十餘人自分必死故氣勝賊靡即亂二卒有矣士千人可以橫行議者必練卒十八萬然後斜

志與中國存亡以守一隅吾不信也
瑯琊公病劇徐太常公予往候之時太常得心疾亦病久
瑯琊挽徐予曰僕且清清活耳又有一懿親與瑯琊爲寃
久談諸及楊無敵家傳俗所謂楊六郎相公者公縷述其
世系及今井井不亂人以告陸文定文定素不喜瑯琊徐
曰亂何足異也我有一同年臨刑問劊子手曰我有一心
事與若商之曰何曰我胸中無一事獨有一文債未了不
知此刻將及否劊子手作應曰尚未猶可及爲也即曰吾
命一人代書書已受刑神色不變此康孟修爲予言之

忠義

海忠介公下獄久一日郎攜酒肴啗之公辭曰此大辟日享此幸不作餓鬼故事次犯臨刑例有一饗俗呼為活祭郎驚曰公何為出此不祥語聞聖躬不豫恩詔應有則故以此相慰公推案大慟哀感左右一獄無不灑泣者誠純忠也

一日予宴客演鳴鳳記忠愍公赴難時廝養及輿夫市井兒無不流涕者次日予詰一蒼頭曰若何哭對曰楊公與刑時夫人問所欲言楊公張目大詈曰若見我平生有一私語乎蒼頭哽咽不能答予不覺淚濕衣冠中有在觀不

勳借者二人

陳中丞道亨南樑陵之時光宗之訃適至公方坐堂皇大慟將士幾仆地左右見者皆歔欷

文皇帝兵入金川門龔翊字大章年十七為守卒大慟越城去還家肆力學書著述不輟宣德間辟舉用旋累候其家諸訪舊為教官不就曰習仕無害于義恐負往日數行淚耳竟隱門人謚為安節先生

許忠節逵令樂陵劉六劉七之亂樂陵尚未城也公令民五家為一伍家自為守而戶以磚扃其門簷下開一竇以伸出入賊至矣不得入火亦無所施相持數日卒剋不可

得遂夫公所子中途伏兵擊其惰歸賊大敗擒武定道僉

事許副江西臬歿宸濠之難張令中州六寧王反殺一憲

副乃翁聞之曰必吾兒也爲位而哭其生平志操可知矣

一日謁忠烈公語及宸濠橫逆拔劍曰本道當手刃此

賊忠烈笑曰八十高堂作何處仰納刀靴中而出

包御史孝授楚與鎮守顯陵太監廖鑾相訐上震怒下之

獄戍莊浪十年艱苦萬狀不敢自別于卒伍嘗遺書其家

曰當筵雨露盡是君恩險阻悲難無非臣節所恨者獨目

睹邊塞烽燧聲消力微不能挽強虛糜太倉一升粟爲

愧耳尋卒與復面歸傷　齋先生躬迎其喪下境外哭之

尚未發揚亦以栽齋持揚殺

李獻吉夢陽郎戶部時上奏孝宗皇帝極言書階似賈長沙劾壽寧侯鶴齡兄弟中有張氏語中宮疑其詆己也左右鼓煽激上怒詔杖之上持不可明日語劉忠宣曰一杖夢陽死矣竟釋之詔奪俸數月夢陽出獄後酒酣于馬上遇壽寧持鞭追擊之其忠憤多類此後孝宗崩夢陽有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流 孝宗之何予存[illegible]役之將稱詁襟

呂司徒坤上疏力陳礦稅勸哭入左掖門上聞之頗感動疏中有臣不敢諉于下者 試之冊友令德歸衛陪名亟爲

世諸語疏將下部門門除令司禮上司徒所道樹中樹上忠曰若何以云不敢瀆也概其疏下地當路之枝如此得忠介公爵下獄賜朝廷忽賜一表爾即首曰四案啟服其數然否命也敢不遂長跪而頂戴之上聞怒解

時忠宣公以兵部尚書發戍隨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衛卒頗有衆一塞即行時同例者不加禮不欲公往戍所公曰大夏有罪不知衆之人役不服役即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欽服

夏忠靖南京扈從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至一村店取菜進曰臣願殿下嘗此以知民艱難

鄒公汝愚舊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欲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雖死也甘心

清脩

乙酉冬孫尚寶秋來謂我敝縕袍形容枯槁先大夫啟禍日兒自處信高矣能無爲子孫計乎尚寶不應徐曰憶昔守山海時我大計貧不能歸里中竊笑之爲賦一絕曰黃金滿載非吾願白首還家未足羞獨往獨來原是我浩然天地一虛舟味之清風襲人

余姪諸生王雙山某以貧以館穀爲生數年差自給即呼故游弟子還其脩金曰吾向以貧借此爲饘粥計至今思之何功於諸弟子而脩脯者究其素所亦不強聚門于今年五十一我獨恬不巧人亦有不爲辱也

羅一峯先生侍養居里中日與門人講學日將午未具炊
也無從貸米于鄰生大人報公曰無薪奈何劈一櫈作爨
駱太史文盛足不入城府郡守時使人廉之不得偶張莊
僖之喪太史稿舟出郭值省急報守守出謁杳然不可物
色矣
葉公學清介有奇操官在黃州二守貧不能具館粥歿于
鄒中一學侍太守高其節代爲榜發予商臣以建言廷杖
至少參月且不及其父亦鮮事也
莫東溪先生罷官歸館粥且不給時以麥代粟或請居間
告[illegible][illegible]鰲力部之有便者數受門人詰其故公曰受饋禮

也居間不義也

劉忠宣公大夏家居時客至山麥飯佐以樹蝦一碟爲蔬日談古人簡朴如此

予飯于聊城王中丞汝訓家麵一器蔬菜倍之酒數行竟日清談賓主歡洽庚戌冬訪龐武部時雍于汶上較聊城公更儉時訪問孝廉自淑兄弟不遇望其陋巷茅茨恍然見顏曾之風

歸德相公罷相歸蕭然一室庭中借蔭于鄰家一古樹納涼焉門外樹一小坊題其上曰來青提將三農使者木藝鄰枝長

新九生近高由中書舍人長省垣自請出參藩不煩九列也以浙藩右使請告不樂一席有勸之仕者其夫人聞之曰不做官也罷二十年空囊如洗何樂乎官也

吳文定原博在詞林三十年文章典雅書法得山前後主會試及分典者各再冀貢錄及會典者三於大典故考據詳核晚年見閣忌公辭然非所也捐館後子孫貧不能具僚壻王文恪公家儉故猶得書一篋題曰吳原博寄承還之書中皆赤金數十葉觀者以公不受故薄而託進之公不知也宋兆隆相公爲予言其事

平湖馬北部應圖守[illegible]言節倘其堂曰臣節冰霜若君恩

歲月閒讀之愴然仕宦數十年居恒蔬菜不能鬥甚一鄰人微聞之北部感其意適有訪除爲門之當道其人以金門彌密置白絮中以餽北部見金大驚幷白絮亦不受

陽羨蔣文恭士和由庶吉士改吏部自請南人皆迂之歷廣東方伯夫人一夕詣閤守藏見有數十櫃問曰何自此係銀也曰可取乎曰亦有取之者夫人私計曰公以寒儒起家請于去窮措大無幾何不取此術自潤公佯應曰諾歸述夫人問係金安在曰忘之矣夫人不樂公解曰此物取之易去甚不難曰何以故曰君以寒素驟得此數萬金或厲過生災陰蝕壽數經營生息反生勞擾或子孫以驕

奢淫蕩損其家聲又或慢藏誨盜不戒于火種種不祥反多不如意事遺至後人或爲人所魚肉皆此物爲祟故曰去其不雅也官至大宗伯繼陸文定後席未煖而去士林仰其高風

外父吳肖峯諱承燾小司寇孫也父行太僕公邦禎宦遊時亟費至數千篋歸橐蕭然祖妣劉夫人挾累世積鏹愛外父授以鐶綸恣所取公取川扇一柄人以爲癡中年世業幾盡居松陵市中日餐于董宗伯一切無所染白首猶然嬰孺也日門以香袋佩一生未嘗着鞋行市中老而貧歲周其孤妹有常粟幼于舉孝廉連上公車不第常語予

曰孝廉乃寄書至邑賓館中吾請暱其庖八十諸子稱觴爲壽諸貴人來賀公不遜自西向坐諸貴人南向坐益生平于勢利無不齒嚼蠟也

海忠介清修勁節終始不二其才亦自不同賀淡菴邢泰宇褒請以贓罷入忠介里遺謁貴千金爲壽忠介固辭淡菴曰此寒家貴米見壽亦非倖金也忠介受而留之飯蔬食菜羹簡而有禮飯將畢有布衣數十輩拜跪于庭忠介曰此皆族子贗受賜不敢卻徹散諸族子以貴大父母之惠故來謝叩首而去

山襄毅廉正自持淡然儒素先帥府有鄭生者老隸也姓

餽貢敢言公呼牟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亦可貪否牟曰自惟黔黑終不可澣公笑曰人言土官餽送苟不納彼疑且恐奈何牟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加額曰教我教我

畢尚書亨爲運使鹽法御史委至眞州抽鹽乃瀉舟笑至稱驗之轉湖廣參政淮人爲碑贈之有瓊花觀裏長鄉下千古清風蕭索碑之句

李襄城閒居手不釋卷服行古道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淡菴廣及唐羅珦之言以貽世嘗稱晉之郤縠以詩書禮樂將中軍晉是以大淡諸葛武侯不使有餘財以負

昭烈君子謂爲大丈夫公自號湛然道人
南城劉公素性清約疏布自喜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
郡精核廉敏而五月郡政大治逆璫銜公出守不脩謁投
郎中時瑣細發爲緡張郡人爭致賻公門勘者諸君吞治
不逮而劉敢蒙一錢耶既去越人肖公像爲小劉祠
三原王公爲吏部尚書嘗署于門曰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
以傀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甚
儀而不羞於入我寧不自恥哉一時帖然
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每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
門見其老蒼頭每持升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

歟而城而行蓋愧也後服代王爲大冢宰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

大理卿王公宇初任撫州民多商給糴之錢歲計累萬守皆自取以爲當然公悉屬於官郡治旁有隙地前守引水畜魚公賣之爲倉貯粟以備饑荒郡人題治楹曰關節一通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

錢鶴灘先生福有一門生按鹺政時令人起居先生曰昔借重游竣二十四橋夜月故自佳先生不應一日忽請楊使者聞先生至倒屣迎之先生漫語曰聞此中有一佳人洛一鹽賈手我欲一見之非君不能致爾使者面赤陰使

人致意商甫且驚門齊設千金宴延先生至舍用作人待唐先生大喜書一絕于白練曰淡黃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俱是淡如何嫁與賣鹽人投筆去使齊令人跡之不可得矣

朱宗伯香閣少年狀元及第清脩至老一日與老僧談因果曰吾平生脩行甚不至墮落老僧曰公尚未免畜道公艴然曰何老僧曰試以公及第後所受世人供奉與所脩功德相提而較能相當否公默然久之嘆曰今日之高位古[illegible]夜試一捫心

直節

辛肅敏自修爲南御史大夫時御史沈如傑借餽遺入公家公立發其事觸震怒命緹騎逮而戍之寺有言下逮錦肅錦門南京御史不下數員辛自修到任不數月尚能發奸摘伏況在下諸御史數十員卿節到任已久何以寂無一事可指諸執政皆罷相與含糊其覆未幾擠肅移疾歸廷推御史大夫姓名以上再三不允寺有言辛自修以都御史掌院事南缺以海忠介代

袁安節居諫垣時上疏品題諸詞臣有不習閣事專意讀書之翰林有肯讀書衆習閣事之翰林有專習閣事不讀

書之翰林一時洗滌甚衆前輩風采今不可復見矣

黃傳策以攻分宜戍嶺表相知遂之遊海上一山白日震霆門人及從者俯仆立死公屹然不動亦異人也

馮南岡恩既以攻權貴觸怒論死繫獄時太宰鋐爲政即恩所指斥尊官也公南向不肯膝坐故令諸校強跪之公大呼曰丈夫其下有鐵漢死不回顧已詈鋐贓私諸不法狀舉手撻擊鋐鋐因著其案曰情真公自知必死相知以酖饋之公不受抗罵厲聲曰恩言官也即死當於西市斃作此兒女子態耶上使一小閹覘其狀其子行可刺血上書願代父死尋赦戍

蔣方山先生司南計時分宜欲庇其豪右私人立發其手書山陰王龍谿竟以不謹閑住公壽外諸予直謂此舉大有王文成風云

陸文定江陵時起家大宗伯故事尚書入謝首揆正席謙讓者三方僉坐文定自謂前輩不讓江陵變色曰明公不日當正此位公拱手曰向高皇帝罷中書省誰人敢正此位聞者咋舌　故事首揆語六卿必呼老先生江陵倨甚對文定止稱號公不悅語次故稱太岳爾意云何因而對人曰吾歸矣不能俯恤事少年也　文定解宗伯薦莆文恭自代初謁江陵問以時事正色曰近日處言官余懋學

太過非體也江陵色變文恭不三月亦請告去
李道甫先生任驗糧廳總督倉場李幼孜也忽遣一牌專
意優卹江陵運艘頁嚴需索之禁道甫責其人碎其牌而
擲之幼孜大怒道甫正色曰先生若欲優郵運亦何必江
陵若本司縱役需索何止江陵甚直以為非先生意也敢
重懲之為假冒者戒辛巳大計中以不謹大司徒張學顏
從中和之江陵詰曰李郎官詰何如二人曰他無說也獨
以江陵運艘得罪江陵曰曲不在李下石者語塞遂得免
總理鹽政都御史鄢懋卿駱先生門下士也權勢橫行天
下脩弟子禮于先生尉坊侯儀先生堅不受及門一茶而

別送止陛下並宗们亦在要津以五十金來饋先生堅却之其剛介如此

高祖丹之内姪方其少年讀書以豫為武選司都吏貲敵厚降選佻源縣典吏實一塵不染也以強項為按使者戒勅杖舉昂首曰要錢的御史是典吏不要錢的典吏是御史使者大怒倍笞之然竟無以難也宦歸依派破家以占籍非于叔成諸郎諸生咸愧之

一按使者為華亭豎柱國坊上匾額時其中牟躬率郡邑長行禮畢生獨門外有乾伯數克山公旁立拱手曰統於所尊是矣 時其旨帽颯慨然

李中丞顧爲南御史巡上江謁江陵封公封公置座于側
意欲俛公也公併不省曰令郎爲宰相翁亦閣老侍郎竟
與約禮未幾出守吳興

陳莊靖公瓚初承豐令簡惠愛民嘗從蒲貞襄羅文恭二
公遊以高等拜給事劾文選郎黜而骫法者薦巖穴臣其
某綱諱杖朝堂謫爲民葛巾野服奉親縱遊山水間後遷
吏科轉太常寺諤得罪以考功法外謫凡廢拔十五年補
會稽丞遷南儀部郎晉都御史丁亥內計執法驅逐政府
私人大快公始時蒲州去位邪黨攻首揆治亂是非顛倒
日于公公杜門謝疾若爲勿任也者階寄耳目下趙太史

瞿元立搜剔頗當一𣷹事而矯矯獨行政府不堪也轉少
司寇尋卒于官公在林下杯酒談笑春風蕩然直節首折
不挫士大夫之再出山者往往失其本來面目公負完節
　歸與丘簡肅稱盡節云
鄢懋卿以清理天下鹽法橫行浙直閩海忠介令淳安強
項不少屈懋卿竟爲之㪚有天理畏清議哉
江中丞爲御史時發首功報捷之妄先是癸未閩粤遊兵
事甚悠督撫劉諉罪績裳總兵陳文治以大捷聞告於廟
宣捷大學士申文定公以下賞賚有差中丞立發其誣罔
狀上遣風力按臣李植往勘之至一荒落數里無人烟然

尙有瓜藤在御史曰旣處落何以有此皆不能對又至一
高邨宥崇茉蘼竟湯掘至二尺許頭顱白骨纍纍其涂立
刻窮究其獄得樵兒總其詩數闋臣以下各辭獎賞此在
神廟時事甲午王往山太僕爲予道其事甚詳
萬曆丁丑冬江陵相奪情諸士疏者北部郎艾穆沈思孝
餘杭吳中行趙用賢各予杖兩北部入十遊戍兩太史六
十編戍刑部游市進士鄒元標予血肉淋漓中持歸入一
瓢耳論曰君不見諸杖者耶鄒徐曰豈使者不來亦予杖
天十戊申有五君子皆幸不死自初逮至終沈北部氣留
勁罵不絕曰越太史杖時親見壽亭侯騎赤兎馬以刀拖

其一股尉不爲人謂鄒進士杖已稍能步愛之者欲止之
乃顛仆地未知果否又云馮保欲殺五君子而慈聖不允
故獲免後政建儲王給事如堅亦以出慈聖力救故止戊
徐文貞首相時有一故人韭天恩以徐姚博士考滿入謁
文貞文貞引之南向坐已西向博士佯若弗知也者曰公
爲宰相寧向博士稱生耶文貞色變北向坐生定曰待罪
政府久見何以教我博士皴眉曰某所欲言者多請以開
言路爲第一義文貞默然

尚書王莊毅公蓋生平毅尚氣所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
長言陳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扼腕自廷皆

馬順之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捶殺馬順者公名自此 滿天下豈非一世人豪哉 公方弱冠即以詩經薦擢給事中目士當者汲黯朱雲安能局促較轅下駒耶永樂初盡革建文諸制復洪武之舊建忠定公從容爲言終成憲者豈無門戶交亂政者自有經權間舉數事陳說本末上嘉公忠實從其言或遂請公不忘建文不聽正德時李西涯公周旋于瑾永二璫間羅公玘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進教下履更變故雖當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斷矣大事亦無所措于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謟以

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斯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然病亦垂亥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案痛割誓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倒生門墻之循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亦甘心焉生若誠積直有以矢臨

棱狂悖李得書淚下

于中甫素負氣多雖頭強項不肯下人從父連叔往往裁抑之數降心相從嘗語予曰爾接十二叔手書令我毛骨俱竦後與予有違言從父兩非之曰吾姪病在躁君亦病在忽中甫大數服膺此二字實我二人頂門針也負笈僉

汝時或傳王守泰督兩浙學從父其踵上坐談咲俯岸若
非與聞也者亡亦必折

德量

從祖舉之僕郎華者與臧堯山先生爭田訟之邑令厥田歸華從祖率華請罪堯山先生呼華曰訟若勝田終是人僕吾仰論不失爲鄰先生假從祖而笑遣之雅量如此

臧蓬齋封公獨步門外忽一人盛氣批其頰者二時堯山先生已貴至二千石駭愕出不意急使人追捕之公搖首曰勿較也其人歸而暴卒且欲抉其屍來閧二里外望見臧氏之門火光其巨疑有備中止謙謙君子百神福之公之謂也

徐文貞營壽域於吾邑之東山咫尺彌陀寺寺僧置酒宴

公及諸公子以優人進諸公子掩口笑爭避去公終席溥葬乃起門下士問曰相公抑愛此優耶文貞笑曰吾意不在此顧欲借我盼睞以爲榮辱若盡避去何以施君目此所謂人皆爲用者也稱將名相有以夫

許司馬先生與某同舟遊梁溪道遇一學究左右顧饋之先生不拒也委曲周旋終日無怍色此令諸君子相顧掩口曰安得此不耐之物獨願溧陽公高存之接以禮別將稍有所驕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抑此是實學也

福清初大拜賓客猬集積數日整衣冠出謁諸隸已滌倒不勝輿失足溝渠中相公衣冠損穢汙觀者咋舌相公

了無作色解衣沐浴次日從容出拜客人服其雅度

袁安節裕春督學山東時海忠介爲博士自詡賓師不與臣同諸博士皆長跪公獨立不拜時呼爲海筆架忠介蒔以直諫至八座安節成之也

蔡子木少負才名王元美所稱七才子不與也子木每與諸子論詩吳明卿國倫宗子相臣皆閉目或故作鼾睡聲以亂其聽子木若弗聞也者比開府中州明卿子相皆羅識藉屬子木宇下一日來謁子木獨留二公置賓延之上坐皆遜謝子木曰今日之會爲風雅若拘此例便以俗吏皮相矣戲飲竟日

熊太史敦朴再請江西按察知事一夕醉歸過潘中丞季馴門擊鼓入中丞出不意延之後堂太史沉酣坐次鼾聲如雷中丞索二盒相對坐良久酒醒中丞呼湯沃其面一飧而出太史信狂人亦服中丞雅量

王先生英者高帝手書敦厚王英賜之累遷陝西按察使以疾乞歸居鄉恂恂嘗行至河岸值輕薄子倡蒭之擠于水先生振衣起至家家人怪問之曰吾偶失足爾不言其故

馮先生生平燕賜出中門下士從游者幾千人益且洗愛鄉試時所推轂寒士盡大江以南倚名者頗嫌之先生不

厨也下進者手不持一文或山人遊客代人居間先生必委曲應酬亦有所賄不計多寡或居間者有所私先生十不得一亦不問晚年屣遊湖山徜徉適志迨先生捐館後孤寡孩寄者絕見貴人顏色而不得相顧淒涼徘徊孤山叫囂闍大雅云亡游騎稀故闍如無人予亦掩耳不忍聞矣

前兵興翁鍾德輝雅不觸兒輩各分授三千金不數年盡矣三品而來其姪持以劫餘三千金貸之一日入若至嘅山嵺有一達官媙月乃布守同年也方入按使者門簡落魄甚不能爲歸計必意持之出湖線廣厚三百餘金贈之後

公貿於楚積米孔賤予什計數倍適楚大荒公以所積米
貸楚人楚中丞即前毆丹覘山者也公訟之中丞中丞留
飲三日夜厚禮之且爲公請義于諸監司守令貸米者聞
風倍償積至十餘萬他用宅倍是於是召其幼孫曰非爾
三千金吾何能至此擧金數萬與之不瑣瑣衛其也吳氏
至今稱巨族
申文定公大書座右凡事從寬其福自厚公之佐鄉種植
盛德二百年來所未有也
朱恭靖希周以狀元及第六品者二十年不遷恬澹如也
後佐禮部居大禮垂成諸輔臣相繼罷去公猶持舊說屢

作古時方貴操切公司大察而科臣無與者或謂公私之公花章且辨言科臣固應考者少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而諉責之尤不可臣老不得賤惟有共爾竟拂衣歸樂狀元以丙辰猶及見新丙辰狀元享年八十四大節屹如山立而持身謙抑敦謹誠厚非矯矯名高者也

閩中有一郡王五十年止一子嫡妃出也乳母寢熟壓兒死妃後曉視兒氣已絕呵乳母令亟去遲則必無幸矣度其夫遠方樂哀曰天奪兒命也不數年妃又舉一子壽至百四十其孫登遐膝蓋天道亦此得之劉貽哲少參

劉忠宣遊武夷一痛者戟手指公大罵公若爲那閒也者

未幾其人復詈一部使者使者怒抶之且死乃宗室也使
者竟抵罪衆宗服忠宣先見忠宣曰不然凡人無故加於
我者非病狂喪心即有所恃也至今服其名言
嚴文靖史官時奉使行過道饉即疏請畱漕艘賑饑其爲
太宰出華亭薦公性謹畏跼蹐不敢當華亭曰無恐也吾
擇一良選郎佐公公委心任陸莊簡時當分宜後力洗其
繇推轂天下賢士大夫無虛日方世廟所摧折屏斥久且
三十餘年一旦賜環殆盡海內艶稱陸與繼然非公不能
盡其用也大約公以恭謹取偕位以善下得士大夫及閣
卷發太宰中之僥機得權力者不必視公闇闇休休如人

善任使遜庭矣

顧涇陽先生德器温厚人莫測其喜怒一僕至蘇門與長洲隸爭毆隸鳴之官狀顧僕二十僕具道主人姓名令不信遣人来問故涇凡大怒作數行理之涇陽先生曰不聞口更有滋味即有犯先生者恒情至不堪意其必怒先生怡然不動人謂有問道之風

文貞試士有一生劣等持卷自白有顏若孔卓何癸乙之曰推挨生物然曰此語出文中子癸下非指之曰未道少年明高科不及多讀書謙謝教其雅量虛懷一時稱服但此卜其相才矣

丁司空賓當萬曆戊子大水米石至一兩八錢公捐歲俸四萬斛廣賑之遠近饑者糜集公部署有方人得實惠嘉善令欲聞之當道公跽而謝曰賓一念不忍若以此博名是重其罪也竟止至戊申公爲南樸院遣官歸粟如前數更有決公初無子晚年生三子年七十九以宮保致仕老而躍蹤

朱大復長春其乃翁世正學究也世業十萬餘傷而汰沉湎麯蘖中老且貧以鬻產爲一紳紳利其業盛張宴以款之出家樂侑觴已命長公出陪痛飲勸朱大悅以時值之半立券比交價頹然大醉收價又不及半而去數年大復

蔡頫或謝曰向日之產爲紳所有予一開口皆言饋若此北部不寧後有投君李潤民不平于紳者輒沸紳亦潛出虞以平物情又有以前產從與北部者曰此其時矣不可失也北部終不言余服北部知大體

夏忠靖公德量汪洋莫測其際昔尚書嘗爲予乞官上以問公公對曰袁先朝有守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彼何與恭襄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爲恭襄墓誌謂通又丙特其所爲以濟國事二公後自敬服將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于座右自警以志之性如舊歎曰夏公真不可及也　嘗有從吏污公

金纔賜衣擢欲逃公曰污可浣何擢爲吏壞公所寶硯匣不敢見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公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比公于王子明韓稚圭之度　或問夏忠靖公量可學乎公曰吾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

魏文靖公驥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于岸引縴而行御史詰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請罪

巡撫周文襄初至崑山山民訴岸盜怒捕一人儒學教諭朱

見此皂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公府入見後召見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廳事所係恐門怒傷人果盛怒其公謂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見爲教授其諭一衛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宜尊重之

陳自源爲人豁達大度不與物競未第時鄰人有侵居地者叔欲已之及力折言于衆曰陳氏子與其他日我必辱于途又見下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慚恧不能作愳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後復有盜葬其祖墓者先生怒曰此豈不共戴天也彼不悛吾必訟之官

吾敢沽虚名而忘大義哉議者聞之果悛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何于公過審奏之時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認罪焉帝曰吾自知卿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中聖諭爲何事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跼蹐無地

于節菴與葉與中相識葉之內子拔賢病亡于每爲悼惜葉一日持行狀求于公作墓表于公讀行狀匡曰嘉禾易伐甘泉易竭奈何不數日德勝門軍爲馬踶死葉劾于公

詔原之是日丁公則退謂郎中王倅日汝中舉公道日求
倅一支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遲則倅矣倅命亂一排而
成當時皆以高致稱之
與文定公來第時家應繼人從發憤自供公退重丁行可
其父亦長者或當時其時謂公盍自之上官公日嘗我不
敏受手亦已矣乃諸入公僕從甘以寬其事文不知也里
長書以私憾公公同夫人出隨從公丁車傷從人欲一較
公召戒勿辯而已又副大公所爲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
公日吾文議不見有非無接官重刻而已縣官矯激束縛
公家人下事公事有慢公不介意縣官去述職公佐吏

部家宰欲黜此令閩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家宰從之遷左別部　公初選官僚人動色相賀公愍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及目睹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三當道見其誠不强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進退不進意公亦不能少無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居此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爲之不平公未遇時下第同闈用病急奔過闈不待報去政拘留公上言咨之長二旬云侮將被得愁干刺不道闈中也稅愁主闈者斷而釋之

李公乘與王鉉俱號二賢名臣俱致仕居鄉鉉尚自標岸

非其人不與交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倦
甚日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得無自輕乎公曰所
謂大臣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野同自不同何在以官驕鄉
人哉其不同如此

張壯僖爲御史方廿七歲差山東巡按初到行香偶酒家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失色公殊不爲意取削經去
明日[illegible][illegible]排[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門此是上司過往去處今後
酒[illegible]須擺得高遠些不與細[illegible]看　越數年公爲
刑部尚書致仕後同[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漢[illegible]大[illegible]膝[illegible]公不聞
遂歸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妻曰[illegible]日諸婦有其事故其妻曰汝帶

一藤棍因其夫視之門此文官棍子也訪之是張尚書劉辰頭頂其棍跪長安街求見公垂雙藤缺其一此人叩頭請救公命隸人取其棍竟不問

尚書楊公翥厚德冠一時鄰家構舍侵其而簷際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大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些也不妨之句又以鄰翁生兒恐乘驢驚之嘗徒行其先墓前碑爲數日兒戲推仆某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之

器識

周心鑑先生憲司理嚴州時有一諸生出公門下忽以大部古書獻公受之發書得五百金乃爲人居間者仍前封識召生還其書門偶檢篋中已有此書故不敢受也遂與此生絶官至憲副二子登巳丑第鄉夏中係其次子懋相也

王忠肅翱爲太宰適内計呼王端毅恕門若孫官浙甚多者受責當爲若幽全不然直黜矣端毅降氣受杖去何守揚州多異政某公總督漕運忠肅婿之門揚州守奇士也其人負氣公幸折之某公往即按揚微行得守諸治行甚

悉明日守入謁總漕公屋坐治文書佯為弗知也者守侍立良久色變公徐睇之守目光如虹射階下乃起延之入坐談竟日即去曰有公在吾無所事事矣遂殺守揚十許年卒稱名臣

劉忠宣公為職方郎有盛名當事欲優以太僕卿公固辭曰某久任數年以來親民事為憾願出按藩臬遂參知福建行省謝文恭思節初入館以庶吉士改銓部人方訝其左遷公更告甫此二公者可為重內輕外者之戒

分宜晚年懼後患收名士以自固于是起唐荊川順之羅念菴洪先趙浚谷時春趙負氣慷慨唐以特才畀折縣至

節鉞不終念菴堅不丸召至花方外之遊以免聞其風者
且於九脊之獄嗟乎一官之誤人多矣
唐太史旭家兵部郎萬文蔡其門人也力止其行語次流
涕不已太史詩曰思節何哭曰哭先生數十年清修一旦
付流水耳曰若貸以我爲一官出耶思節曰分宜敗矣誰
復識先生者及今返棹猶未晚也不聽後以中丞鎮淮揚
兵敗蓼灰
劉公戡栗六歲時侍父方伯公側叡問天何依地何際終
有壞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曰後之人將奈何方伯
大奇之笑曰童子何慮之遠聞侍客客有談及天下既寒

及選道可憂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客甚驚異
徐武功入翰林凡軍旅行役水利之數無不講求其法而欲通之或問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爲理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壯之
張簡肅爲庶吉士李彭二閣老欲公官翰林力辭願親民事後公卒以政事爲名臣
朝廷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而競進者率規計恐後戴公珊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開民事爲國家建勳業旣卒沒沒老文字竊所恥也後兩公底爲名臣

李忠文公因除庭樹被罰是日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絏合館師生皆驚愕失色獨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講非某人今次少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選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

崔子鍾為翰林編修過劉瑾不降屈改南京吏部眾咸為公不樂公曰此胡為不樂苟求諸己者無愧了吾何損來幾瑾敗科道交章薦公詔復原職或又為公喜公曰此亦不足喜吾求諸己有可疾焉今日了吾為何益公用心于內不以得失介懷

馮觀察應京以殺稅使逮詔獄甚久相知唁之曰兄得無鬱乎報曰吾沒工夫鬱著書數十卷皆經濟大有刻行于世予亦以數字比京儕之義報書字畫甚整刺較予更不苟也出獄後忽欸假罷至今何憂避事哉

東里楊先生也爲儒家一歲而孤母改適羅公理爲德安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祀恒命諸子陪禮公獨不見命時甫六歲以問母母泣而語之因慟日益感發七歲私竊磚土做作神主于外別室祀其三世每旦肅拜出入秘無知者既久左右既知以告德安公伺先生入謁與母宜人從戶外窺見其進退拜伏皆成流涕遂復姓德安公日告以楊

氏先世文學行義之盛曰宛之無何德安公卒累禍戕先生歸家益貧年尚得井役作門之勞身親之而有志書册貧不得售五經左氏傳借抄以讀母喜曰見可承先業矣勞否有爲椽曹傭書致富者稚重先生而念其貧數遣告宜人欲與俱先生歎曰貧乏之見所安豈役志於是以辱祖宗哉遂志舉子業鄉人請爲子弟師踰年從遊益衆駸駸乎有聞後爲大儒爲名臣降以大任良非偶也

神識

胡襄愍善相人武舉朱暹一見許以總兵李如其言爲名將有一故人子來謁襄愍曰若何言曰落魄甚不能爲諸生言唯公覆露之公良久曰吾相若宜大金吾腰玉仰擬千金爲贈爲之分宜嚴子陞武忠炳朱忠禧希孝逮襄愍再下詔獄其人果金吾衛大將軍時來起居公悄訴甚篤公誠神鑒也

陳恭介有年十二歲以貴子肄成均例謁孫文恪陞娓娓道鄉曲寒暄恭介一語不能對孫麦意以爲騃豎子也已命題課之孫公驚詫不已比及秋闈以讓一字帖出孫公

蔣門陳三郎不終試吾兒必元矣即宗伯鋋也恭介亦王子第二人　公家學賜有一懿親方岳中州撫按咫尺下士大夫競以例餽爲公不應解綬後某公喟有煩言公身後某私邮其仲孫門先生故與某公善何以策其不終曰某公丁母憂大父往吊之某公曰母老矣先室人之變負意外也大父不懌以此策其不終

許司馬語予曰李襄敏有言世途凡三種人曰乖乖乖此最巧宦曰騃騃人亦覺之曰騃乖乖藏乃下揣門乖騃必立敗

沈伯和鄧處休芳變將也處休試以一對曰碓杵敲殘遠巷月伯和方童了應聲曰旂旗吹散大江風遂以女女之

虛休時爲胡襄愍幕賓述其事於襄愍襄愍仍偕和孟宜合捐數百金代爲行聘時摩其頂曰少年不凡他日必居我位也

鄧文潔公上公車時挾一友偕一旅舍有老翁出迓曰兒輩且歸矣吾無以贈也太發　少年至狀貌頗不凡文潔終夕與坐一人驚擲骰賭一人呼酒痛飲談諧天明別去少年指文潔曰公道學先生即當爲翰林指飲謔者曰是大司馬擲骰賭者乎勞之曰老博士弗及相我其言卒驗嗟乎此賊惜不得爲太宰

于木守衡州一日坐堂皇雨中有一童子跣足入倫呼問

之乃吏胥子也諦視其名字不凡曰若何讀書乎曰然有兒弟乎曰有一兒課之藝子木擊節歎賞覓一館令日飲食之以佐其讀乃何植齋朝節兒弟也

顧司寇璘二十一成進士與劉元瑞朱升之並稱江東三才子由郎署守開封再躓再起歷藩臬有聲實晉中丞撫晉楚陟少宰以司空改司寇生平憐才延接名士如恐不及識張江陵於童子時試以對曰白鶴飛鳴稿里笑將從凡始張應聲曰蒼龍騰躍九天風雨一齊來公即解犀帶贈之至今稱爲盛事

徐文貞督學浙中待諸生極寬試時至有數人伏案商榷

者公不禁二生卷一字不與絲出一自一點點者不服丈貞日後是真才孩盜竊者也問何以辨曰卷中多白字衆大服

正學

胡太宰開府豫章時時延諸生入講學有一老孝廉請甚素以講學巧爲居間討者挾一少年同來謁坐次忽及一失機裨將語未竟公南面起立曰此軍法非而書生所宜言也至堂上召中軍曰干軍政者何律曰應斬縛孝廉庭責之立牽至門外以徇其人叩頭流血願貸死兵使以下及郡邑長悉請命良久乃釋覓其少年者而曰而何爲若所賣也其孫汝寧爲朱文寧道其事甚詳

先大夫病南康延一老醫來胗視醫自言年十六時曾隨其父侍王文成於贛州予因問昔記文成講學光景乎曰

日夕第見諸縉紳生儒集後堂規嚴肅凜凜若三軍對壘即飛鳥不能過也更有一異予曰何曰轅門外不時舉砲輒俘賊數十人或首級數百其調遣計畫無一人知者嗟乎文成眞能講學者也學即在軍旅中

吳蘇山先生常言冥目靜坐謂世儒所謂靜指游氣暫息爲言非靜體也人生而靜便不容說所謂天下之大本涉擬議即非矣

金壇王司寇樵七十餘手抱一冊獨行市中人不知其爲尚書也生不酤信朱紫陽宦遊夜半輒篝燈起讀書取舊刺書其背積成帙強半十三經註疏及性理大全也臨終

命仲子肯堂論會子易寶章

甲午中州大饑楊給事東明上流民圖朝廷感動捐內帑三十萬金及聖母以下諸宮各有所捐起白骨而肉之其功甚大王三善駁顧光祿閣銓一啓公閒而大罵三善誑服

賀公欽爲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既別肖先生小像懸之別室有大事必啓焉

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邵康信宿厭世俗頌贊表志諸作多溢美嘗爲文自銘曰我生不求文死不求志刻石與列强從爲泉下愧平生爲己之學槩見於此矣

羅念菴論學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眞脈絡其自註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無然欲羨無然畔援證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閒假閒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

陳白沙先生曰吾年六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北歸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册忘寢忘食如是者累

作而未有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渾洽脗合處也於是合彼之繁求吾之約潛存靜久之見吾之心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據諸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陳布衣真晟年十七八即勵志儒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攜見子一人以行數之日我從間采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某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之宿即其學大加稱

許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傳許二子亦未如
是無忝臨川爲也遂歸鎮海卒年六十四郡守彭袖立石
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
生墓
胡敬齋先生家居日以悅親爲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果
愈兄姊外歸迓於門外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
訓子姓不倦執親之喪初水漿不入口久則柴毀骨立非
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緦
功之小悉遵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振衣及門者
日南谷先生持己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爲己

則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其初家食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比後良窘人或爲之籌先生曰吾何暇汲汲爲此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稼穡弗生何愁五穀不熟

雖一畢先生爲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言民疾苦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己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評及先生之爲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謫廣東市舶末戌李

公卒商文毅公復入閣言於上復先生南京翰林修撰廣陵陳公文亦卒士有為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生巳復官聘以羅之讒陳與有力焉故云

陳茂烈髫年喪父不與群兒伍宵夜讀書輒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吾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巳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東所司致餽謝曰我窮將嘗投徙所臬司尚不欲規利於人況今日耶於是往拜白沙陳公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甚喜且告以為學須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先生以母老乞終

養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數帳身治惟一蒼頭給薪芟子服食麤糲皆人所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皆門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士苴耳

舒因裝歸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嘗遊讌夜必計過自訟所即相告善乾乾惕若其眞積深矣嘗謝聽思堂入吏部堂屬嘖有煩言先生將奏其作威友人詞曰會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公謝曰予嘗過是也即焚其草擒魁甫十年再入翰林一謫福建市舶提舉丁內外艱半之享年四十有四風神玉立自守英特遇事侃侃無幾微矜

飾蓋其養之正出之累而非有意必也

童承敘狀嘗公韡曰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卬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傾動朝野年不及期頤而清德梓言再式後學究其所得不在尺寸間矣

鄭端簡公幼學卽志四方無書不讀所讀必可裨用少壯入仕益諳典故耳目見聞咸類記之博古則約其精微今則核其備人文淵藪閩是著能以博洽伏守內著作極多四丙辰李太宰爲趙文華所訐奏論劾公曰古以言殺身況成書乎悉畀火只遺吾學一編徵吾古今言數冊

薛文清自大理入內閣李賢言曰正先生行道時也先生

曰某自外臣縣進誠意未守一月召入便殿見上服短衣小帽先生不入朝廷遂易服入見語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關西薛夫子也